

肯德基依法维权的启示

赵志疆



今日论语

由于微信朋友圈的社交特点,一些网络谣言也借助微信这个平台广为传播。因不堪长期受到网络谣言困扰,肯德基日前一纸诉状将10个涉嫌造谣的微信账号告上法庭,除了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外,还向三被告企业要求共达350万元的赔偿。

众口铄金这个词,用在移动互联网上格外贴切——很多网络谣言,正是借助一个个移动终端,迅速形成舆论风暴。所谓6翅8腿“怪鸡”,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看到过,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当这种图片充斥

网络空间,尽管将信将疑,不少人还是抱着宁肯信其有的心态选择了转发。群情激昂的网友自认为触摸到了真相,却不料只是被人利用以营造声势。

在网络谣言时有发生的情况下,不堪其扰的肯德基提起诉讼,无疑颇具标本价值。其意义并不在于赔付多少钱,甚至也不在于法院如何审理,而在于网络谣言受害者终于以法律为武器,向散播谣言者大声说不。经此一役,相信众多微信公号都会多一分法律意识,作为大众传媒的微信公号,实际上与普通媒体行使着同样的职能,法律是其不可逾越的底线。

对于那些习惯了以夸张文图

“求关注”者来说,网络谣言是难得的“邀粉”素材,他们自是不愿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但对于不明就里的围观者而言,每一次网络谣言的潮起潮落,都不免会打击他们参与公共话题的信心,甚至不免给人留下“网络暴力”的口实。以此而论,肯德基虽然最终拿起了法律武器,但维权之举着实有些慢半拍。

面对网络谣言,一些深陷其中的当事人虽心生不满,但却习惯于抱定“清者自清”的心态淡然处之。这样的心态,尤以自视甚高的行业巨头为甚。一方面不愿自降身价与人对簿公堂,另一方面低估了网络谣言的能量。当网络谣言在暗处扇动“蝴蝶的翅膀”,谁能说不会

在日后掀起一场舆论的风暴?与其坐等“谣言止于智者”,不如拿起法律武器正面回击。

如果网络谣言受害者沉默不语,法律追责难免沦为形式——沉默的背后到底是“做贼心虚”,还是不屑争辩?如果连是否“谣言”都无从判断,又如何去追究始作俑者的法律责任?以虚拟、自由和开放为特征的网络文化形态中,错综复杂的各类信息史无前例地置于同一平台,常态的法治化管理是维护网络秩序的不二法门,由此不仅需要建制立规、公众参与,同时也离不开网络谣言受害者的拍案而起,这既是捍卫自身声誉的有力武器,也不失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细节体现。

新民随笔

《马兰花》又开

邵宁

今年“六一”,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传来好消息:经典儿童剧《马兰花》又将复排了。这部由儿艺老院长任德耀创作的作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国内几乎所有儿童剧院不断上演,仅中福会儿艺就排演过三次。它还曾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受到外国小观众的喜爱。最近,市委书记韩正在与本市18家国有文艺院团负责人座谈时也说,他小时候就看过《马兰花》和《宝葫芦的秘密》,一个故事讲一个道理,对的一生影响深远。

有人说,过去儿童剧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为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现在有了电影电视,就不需要进剧场看儿童剧了。不过,国际上有一个关于儿童剧的权威调查,结果显示,小时候看过儿童剧的人,成年后经常进剧场和博物馆的是没有看过儿童剧的人的4倍。可见,儿童剧对孩子的艺术熏陶、情感陶冶、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提升,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少年儿童传播核心价值观念方面,儿童剧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兰花》又开,让人欣喜,证明了优秀原创作品强大的生命力。相信有许多70后、80后的父母,会带着孩子进剧场“怀旧”,而捧着iPad长大的00后、10后的小朋友,也会喜欢那朵“风吹雨打都不怕”的马兰花。

《马兰花》又开,也从另一方面给艺术工作者出了一个课题:今天的《马兰花》在哪里?中福会儿艺院长蔡金萍说,近年来,儿童剧逐渐走出了低谷,上海也有了国际一流的儿童艺术剧场。可是,最缺的还是好的原创剧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编剧都喜欢写影视剧剧本,可以“名利双收”。即便一些从事话剧创作的,也视儿童剧为“小儿科”。国产儿童电影更是如此。事实上,儿童剧的创作并不容易,需要用儿童的视角来看世界,需要了解儿童的心理,用孩子喜欢的方式进行表达。

儿童剧的繁荣,还不仅仅是艺术工作者的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比如,家长能否更多地带孩子看儿童剧?又比如,儿童剧有寓教于乐功能,教育部门能否将看儿童剧纳入艺术欣赏课程之中?只有形成了良好的氛围,才会形成良性循环,促使涌现出新的经典。

摒弃“甘居中游”的心态

权威声音

民间有句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坐中游。寓意是有些人不争先,不努力,安于现状,不紧不慢,优哉游哉。这说的是一种“甘居中游”的消极心态。

时下,就有些党员干部把“甘居中游”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不愿精益求精,只想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足于“凑合”,习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我安慰。这种心态之下,一些干部在岗不在状态,为官慢为、为官不为,实质上还是庸官懒政的老毛病。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现实中,一些人以“不贪”自诩,以所谓“干净”为“不干事”遮羞。这是自欺欺人。好官不光要廉洁奉公,还要能为百姓办实事,正如清代余云涣所撰衙署大堂楹联所说:不要百姓半文钱,除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当前,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改善民生不乏老大难问题,不治庸官懒政,不摒弃甘居中游的消极心态和无所作为,何以涉险滩、过暗礁、闯激流?何以面对群众期盼的目光?

“甘居中游”心态之所以存在,有管理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问题,但根子是价值观、权力观扭曲,各种私心杂念作祟。俗话说,水不

急,鱼不跳。同样,在党员干部的管理上,有压力才有动力,有自觉才有行动。明白此理,就得把庸碌无为、看摊混事、推诿塞责等列入“不

严不实”的问题清单,从实问效,从严问责,让庸官懒官混不了日子,也守不住摊子,更保不住位子。(张亮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路见

潘顺祺画

自由谭

日前热播的电视剧《虎妈猫爸》有这样一个情节:由赵薇饰演的虎妈,在看到与女儿同龄的孩子竟然识字量上千,能解答不少弯弯绕的数学题,还手握各种考级证书,而自己的女儿啥也不会时,心理失衡,焦虑不安,开始为女儿疯狂补习。

这样的焦灼状态并不罕见,出现在相当多的家长身上。他们笃信“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他们认为让孩子多吃苦头日后才有甜头,他们为了让孩子多才多艺甘愿付出所有……问题是,有必要如此吗?

201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托马斯·苏德霍夫说过:“把孩子训练成机器人是很危险的,技能技术都是可以后天学习的。”苏德

虎妈与猫爸

王石川

霍夫有权利这样说,因为其父也是教授,小时候父亲很少教他科学知识;他也是这样做的,不强求自己的孩子学习科学知识,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学习生存的能力,让他们自发培养兴趣。

如果不灌输孩子科学知识,孩子岂不野蛮生长?也许有人会这样问。不上补习班,不代表对孩子放任不管,把精力放在培养孩子养成良好习惯、懂得做人道理以及遵守基本规则上,比什么都重要。

1978年,著名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获得诺贝尔奖,有记者采访:“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出人意料

的是,时年82岁的老人回答:“是在幼儿园。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

这像是一碗心灵鸡汤,又像是令人编造的段子,但这段话所言说的逻辑,并不矫情,也并非故意开玩笑。如果我们都能牢记幼儿园所学的东西,人人可为圣贤。在幼儿园我们被告诫不要插队,不要乱扔垃圾,不要说脏话,不要随地吐痰……本是最基本的道德素养,却在成长

过程中逐渐流失。如果入脑入心了,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加塞、闯红灯和乱扔垃圾了。当我们在国外的一些景区或宾馆看到用中文写着“请勿大声喧哗”“便后请冲厕”,是否有几丝羞愧?

在小时候最该学的东西没有学,或没有认真学,长大就会付出代价。孔夫子说,“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说的正是此理。最该学的不学,再多才艺有何意义?缺少了最基本的涵养,再学富五车又能如何?

有家长说,如果我是孩子,肯定喜欢猫爸式教育,但我是父母,我必须坚持虎妈式教育,这是对孩子负责。在近乎病态的社会竞争中,这种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无论虎妈还是猫爸,都应该回归到人,首先把孩子培养到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心灵健全的人。舍此,一切归零。

新民新语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易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与流水一同消逝的除了时间,也有生命。

儿童节深夜11点,许多人还在意犹未尽地调侃成年人“轧闹猛”的儿童节,不少人在津津八卦明星前男友和前女友的翻脸闹剧,一些人已经进入梦乡。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长江上的一艘游轮,在风雨中瞬间倾覆,四百游客的生命被冰冷的铁船禁锢在冰冷的江水中。

天未亮,消息传来,很多人的父母也许从此回不来了,很多人的朋友可能再也见不着了,欢天喜地结伴去游玩的夕阳因定格在亲友微信前日的晚安里。沉船的悲剧消息在国人人口上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隐隐作痛。

果壳上有人这么解释生老病死:所有地球动物(包括人类)的生命基本单位都是细胞,不考虑受伤、切除、病变等其他意外因素,细胞本身也有生命期限。比如说,肝细胞的寿命大约是5个月,味蕾细胞的寿命仅有10天,心脏细胞的寿命为20年,肺细胞和皮肤细胞的寿命差不多都只有3周左右,头发的寿命有3-6年,一生中心脏细胞会更换2-3次……如果细胞繁殖速度跟不上死亡速度,器官就会慢慢衰竭直至死亡。

这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规律,我们还没有长生不老的仙丹或者穿越时光的通道能够改变生命的自然轨迹。对于生命的自然衰亡,因为逐渐衰老的漫长过程而减轻了离去时的沉重。然而对于天灾人祸造成突如其来不能承受之重。

一些事终究会过去,但悲伤的情绪却难以结束。爱荷华大学的学者贾斯汀·费斯坦进行了一项实验,给海马体损伤的患者观看带有悲伤元素的影片,并进行情绪测试。实验发现,这些已无法写入新记忆的患者虽然看过就忘记了那些影片,但是悲伤的情绪却蔓延开来。

纷繁的朋友圈终将会被新的头条刷屏,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我们的海马体还很健康,但昨天终究会过去,但其实,那些沉重的情绪没那么快能够消逝。